

我是一个有着十年教龄的小学教师。在这十年里面, 迎来过很多学生, 也送走过很多。我想念他们, 也珍惜现在所拥有的学生。我热爱这份工作, 因为它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这种自我实现感第一次是来自于哪里呢? 是那天在街上走着, 毕业多年的小胖姐突然跑过来跟我打招呼, 亲热地拉着我的胳膊说“王老师我想你”? 还是更早以前, 上课不认真听回家不好好写作业被我批评还顶嘴的小天伦, 在我几乎感到绝望的时候, 在他那篇交上来的周记里写道: “王老师对我非常好, 但我常常不听老师的话, 我感到很惭愧”, 我

的眼角马上泛起泪意那一次? 还是更早更早以前, 当年轻的我走上讲台, 看着那一双双纯净的期待的眼睛, 我的心就早已融化了呢?

学生们长大了, 离开了这个教室, 但他们送我的礼物留了下来, 陪伴着我。书桌上有小妍给我做的笔筒——她找到了一段废弃的管子, 用塑料泡沫做了个底座, 还在笔筒四周画上了美丽的图案, 郑重地送给了我; 沙发上有诗诗给我绣的十字绣靠垫, 每当看到它, 眼前就浮现出那个大眼睛的小姑娘; 抽屉里收藏着孩子们写给我的书信、卡片和小纸条, 最小的一张纸条, 是

我见到一座古老的磨坊。这是在德国波茨坦, 这座小城因二战之后的波茨坦公告而闻名。磨坊却在小城的一角默默地存在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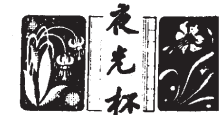
磨坊建于 1820 年, 距今将近 200 年。它在一个不高的山岩斜坡上, 那里有着小树林与草地, 一条不规则的碎石小道通向磨坊。厚厚的阔叶长青藤植物缠绕在锥形砖体上, 绿藤向上蔓延, 穿过六角状的由一根一根木柱支撑的腰围栅栏, 越过那一扇一扇圆形的窗户, 直缠绕到建筑顶部。那里有四支十字风架, 每支风叶上蒙着长长的布帆, 风架、布帆、砖体、围栏、木柱以及磨坊供出人的一扇门, 都已枯黑、灰暗、斑残, 它们在绿藤的映衬下, 显得苍老年迈了。走进进去, 只见磨坊的风机静默地躺着, 周围陈列着一些图书, 都是儿童绘本之类的, 有一女看着, 有扶梯可上磨坊顶, 她在卖票。磨坊有上下六七层, 我没有上去。

世上有许多凡人、俗事, 因为某个机遇、某个偶然, 使凡人不凡、俗事不俗, 兀显出神奇与神秘来。就像这座老迈的磨坊一样。历史本来是模糊不清的, 说清的已不是历史本来的真貌。我们只能说清这个原先模糊的故事。那个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 怎么会突然下榻在离磨坊不过十米之处, 究竟他是第一次来还是来过多少回, 这些都不重要, 只说, 这里有一座叫做无忧宫的宫殿, 这一夜国王就住在这里, 他一点也不“无忧”, 他横竖睡不着, 辗转反侧, 那架近在咫尺的磨坊风车的“咯吱咯吱”声, 在寂静的月夜特别刺耳, 让他不得安宁。于是, 第二日天一亮, 威廉一世叫来内务大臣, 说, 你拿些钱把磨坊买下来, 派人拆了。内务大臣随即而去, 见了磨坊主人说了来意。这是个农人, 农人说过多少话, 已无从考证, 流传至今的却是这样一句话: 那是祖宗传下来的财产, 我的职责就是把它传下去。内

务大臣转身去向国王回话, 国王一听, 无多思付, 就断定农人嫌出的价钱太少, 就毫不犹豫地加大了补偿金额。内务大臣又领旨而去, 向农人说了价码。岂料, 这农人是石头脑子, 不为所动, 面无表情, 还是前面说过的那句话, 坚决不卖。威廉一世大怒: 这个不识抬举的乡下人! 他一声令下, 派出宫廷卫队把磨坊拆了。农人并未阻拦, 他知道也阻拦不了, 他不动声色, 第二天, 农人一纸诉状将国王告上了地方法院。事态有点出人意料, 但, 更令人大为惊异的是, 不久, 法院做出了判决: 国王败诉。国王必须将拆了的磨坊恢复原样重建。这国王还是讲理的, 他只得照法院的判决办事, 重建了这座磨坊。传说又将国王与农人关于磨坊的恩怨流淌到第二代, 老国王的儿子继位为威廉二世, 老农人的儿子继承家业仍为磨坊主, 一日老国王的儿子写信给老农人的儿子, 表示愿将磨坊无偿赠送之, 以释前嫌。年轻的国王回信说, 留下吧以作世人教训。

进磨坊的山道上有一块碑牌记述着这个传说。据说, 大凡学法律的人必学磨坊法典。这座古老磨坊已成为司法独立和裁判公正的象征。

我不知道这个老农人长成啥模样, 我觉得这至今陡竖着的古老磨坊就像这个老农人在这儿站着。



和你们在一起

王悦微

子豪写给我的, 他写道: “王老师, 这是我从老家带回来的橘子, 请你吃。”

我们相互给予快乐, 也分担悲伤。有一天, 我在办公室里批改作业, 小甜突然跑进来, 抱着我大哭起来。从她的周记里了解到, 她的父母最近正在闹离婚。对于一个细腻敏感又早熟的小孩, 我能做些什么呢? 我轻轻地拍着她的后背, 就像安抚着一个娇憨多愁的小女孩。我能体会她的痛苦, 也愿意安慰她的痛苦。少年之心, 在初初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 犹如刚探头的小荷, 蓬勃又脆弱。多么希望, 这个世上所有大人, 都能认真倾听他们, 温柔地对待他们, 这样, 当少年长大以后, 他们才能成为更好的人。

我曾经偏爱聪明又优秀的孩子, 看到那些赖作业不肯学习的男生就生气。小皮已经接连考了一

个学期的不及格, 我用尽了能想到的所有办法, 而他一拿到试卷, 依然是发呆, 或是玩手指, 成绩一如既往的不及格。我甚至绝望地想, 算了吧, 就这样吧, 我没有办法了, 随他去吧。

我在预产期前一个星期开始回家休息。那天, 突然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 接起一听, 原来是小皮。他在电话那头结结巴巴地向我问好, 在即将挂上电话的时候, 他突然飞快地说: “王老师我想你!” 说完电话就断了。我又诧异又高兴, 也很惭愧, 看啊, 孩子的心就如同纯净的湖水, 他从不记恨我对他的斥责, 是这样毫无芥蒂地爱着我, 全身心地仰仗着我, 我却因为分数而暗暗嫌弃他, 相比之下, 我是多么世俗的大人啊。

小雅雅跟我聊天说: “长大后, 我想做个不好也不坏的人。那些整天坐飞机到处去讲话的人, 就是很好的人, 但我觉得他们



等待秋风吹起, 黄叶红叶满山 (中国画) 老树

每次读到气定神闲四个字, 心里就生出一份很大的羡慕。

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生活忙碌, 日子匆促, 人人都急躁无比。无论做什么? 去哪里? 非得用最快的速度完成不可。在城市里讨生活, 就算是走路, 也要比别人步子开阔一些, 要不然, 就追不上, 追不上, 你就落在别人的后面了。

从前人说跑得快, 好世界。意思是要有好的世界, 行动就要比别人快捷。快就有, 慢就无。没想到时代巨轮不停转, 突然听到, 今人缓缓地道, 慢一点, 你才能快一些。乐活时代, 讲求速度徐缓些, 无论人事物, 都想要再精致一点。赶快总和粗糙画上等号, 时间短短, 能做什么精品出来?

道理在。然而生活压力催促脚步尽快, 再快, 再再快。

气定神闲, 那需要多么大的功力呀。



这样太累了。我想做个中等的人, 就是像我爸爸这样的人。”他的爸爸是个中学美术老师, 而小雅雅的理想是做一个雕刻家。

我慢慢领悟到, 为什么要求每个孩子都成为重点大学学生呢? 我们一直以为, 一张名牌大学毕业证书, 是他们将来走上社会的极好敲门砖, 所以我们苦口婆心威逼利诱让孩子拼命做题, 一定要做到第一, 做到最好, 认为将来才有竞争力。可我们却忘了, 这不是一个仅仅属于精英的世界, 它需要各式各样的人物, 既需要科学院士, 也需要商人, 需要建筑工人, 需要雕刻家。平凡人自有平凡的幸福。

孩子们在成长, 我也在成长, 尤其在自己做了母亲以后, 抱着那样柔弱无依的小生命, 我希望, 将来在她成长的道路上, 能遇到温柔待她的师长, 能好好呵护她的稚子之心。看到我的学生们, 我就想到, 他们也曾像我的孩子一样弱小, 他们的父母, 也像我这样, 对老师充满期待。想到这些, 我的心满是柔软。



序跋精粹

也许

也许是年龄的关系, 我对于文章的看法, 近来似乎有些改变。我知道这几年也曾写过几篇较为圆熟的小品, 但到了编集子时, 因篇幅有限, 还是将它们刊落了。因为我更想让读者看到那些浸透思

想的文字。

当年周作人做《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讲演并出单行本, 钱锺书先生曾撰文提及, 有一部《梅花草堂集》似不该遗漏。后来周作出回答, 说自己谈的是“能当饭吃”的散文, 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则属“瓜子”一类。又说, “小品之漂亮者亦是山人气味耳。明末清初的文人有好些都是我所不喜欢的……所谓假风雅即指此类山人派的笔墨”。这使我忽然记起, 对于现在颇为走红的“书话”体, 我也曾发过牢骚。如为马慧元那本很别致的书话集《书生活》(2010 年中华书局版) 所写的序中就说: “书话也应扩大自己的疆域, 要防止陈陈相因, 防止书话八股的泛滥(现在书界已有此种八股苗子)。”这里的“八股”, 主要不是指体裁, 而是写法上的模仿, 好像只要看熟一种样式, 挑一本风雅的书照样谈谈, 写得漂亮点, 就是好书话。所以很多漂亮书话其实不用费心啃书就能写出, 这很取巧, 但同时也有代价, 那就是让人看了无所获。好看而无所获, 看多了, 读者也即弃之, 并从此厌烦了这一文体, 这就是八股之害了。而试取知堂书话一阅, 那都是充满扎实内容的文字, 是真正有话要说才精练写出的篇什, 这样一比, 就能明白瓜子和饭之不同了。饭很平实, 没有那种外在的美, 但其大美饥时即知, 并且, 这才百吃不厌。《梅花草堂笔谈》公案多年来一直有人说起(本书中《也谈钱锺书与周作人散文》亦涉此事), 也常有人认为周后来的回答只是强辩而已, 这当然只能仁见智止。只是我每回取出此书来看, 倒真的觉得有点美而腻, 怎么也调动不起非读完不可的劲头来。

本书分四辑: 第一辑谈中外几部重要作品, 当然可说是评论, 但我其实是作为散文写的; 第二辑是关于现代文学的文字, 有些属论辩, 有些含考证, 都与二周兄弟有关; 第三第四辑或可视为杂文(其实前两辑也是广义的杂文), 是对当下的思考与发言, 亦颇涉及文坛与学界, 其中第三辑牵涉名家多些, 第四辑则关乎更普遍的问题。以“我之所思”作书名, 看似平平, 其实也已太过堂皇。我希望这里的文章多少都含有自己独到的“思”, 凡不合此标准者一概不选。会不会有漏网之鱼? 我想那是一定的, 凡发现拙文中所思之含量不够者, 盼请有以教我。

全书文字惟末一篇谈韩寒的收入过我的一本关于儿童文学的论集。之所以重复地收它, 只因其中说到批评者与思想者的不同, 很能呼应我编书时的想法。

(本文为《我之所思》跋)

各自下乡, 我因欣赏何同学的品质, 与他坚持了一段时间的通信联系, 我们谈思想, 论人生, 他给我的激励, 是我在艰辛生活中前行的力量。

另外一位杨同学上了大学, 毕业后到北京工作。当年我很眼红他在出版社工作, 于是信件连连发去, 托他想法买到当时紧俏的内部书籍, 使我在劳动间隙获得了精神的抚慰, 消解了阅读的饥渴。

两年前同学聚会, 一首男女合唱的《纤夫的爱》, 不意间竟击中了我的某根神经, 恍惚中, 将此次才能将脑海中的记忆唤回。那位个子高高的何同学, 是我特别欣赏的少年伙伴。想起漫漫人生路, 多像纤夫的跋涉之途, 此中包含的艰辛和欢乐是一样的, 我们刻骨铭心。这种同学情, 是一种广义的爱。有了它, 生活才是完整的。

同学情

俞福星

我们这代人, 无忧无虑的少年生活十分短暂, 十五六岁即辍学, 被“文革”大潮裹挟, 从脱了轨的时代列车上滚落下来, 在广阔天地中土里刨食。但我们可以自豪地宣布, 无论处于何种境地, 我们都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正因为有了这份底气, 日后我们便成了各条战线上的生力军, 有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老三届。

十多年前, 分别三十多年后的第一次聚会, 大多数同学都难以相互辨认, 要凝眸相视一会儿, 才能将脑海中的记忆唤回。那位个子高高的何同学, 是我特别欣赏的少年伙伴。想起漫漫人生路, 多像纤夫的跋涉之途, 此中包含的艰辛和欢乐是一样的, 我们刻骨铭心。这种同学情, 是一种广义的爱。有了它, 生活才是完整的。

如何让电梯不再“咬人”

钱翔霖

电梯不同于一般工业产品, 人命关天, 要从根本上防止电梯使用中的安全事故, 切实加强电梯的安全使用管理, 在全国尚未制定统一的法律规定之前, 地方立法规范电梯安全使用, 很必要, 因此, 在 2013 年市人代会上, 我提出了关于制定《上海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的议案, 这个议案被大会列为正式立法案。我在议案中提出, 建议立法确立电梯安全管理的责任主体, 已经聘请了物业管理企业的居民小区、商务楼、商业营业企业, 受聘的物业管理企业为责任主体; 未聘请物业管理企业的, 产权人即为责任主体。

同时, 立法还应建立“强制消费制度”——电梯维修费用实行专款专用、由维修基金支付, 建立由政府有关部门对物业管理企业使用电梯运行、维修费

用的监督检查制度, 需要紧急维修的电梯, 由有关部门决定从维修基金中支出, 无需业主大会三分之二表决通过。此外, 还要建立强制报废制度, 对确实存在严重事故隐患、已无维修价值的电梯, 应当及时予以强制报废。在人流集中的公共场所, 电梯的“最低配置”应当提高技术标准, 有别于一般居民楼电梯的技术标准。

市人大常委会十分重视电梯安全立法, 政府相关部门也随即开展了立法调研, 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今年 1 月, 市政府法制办已召开《上海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草案)》立法听证会。这个政府规章的制定, 正是电梯安全进入地方立法视野的前奏。

移风易俗不放烟花爆竹, 请看明日栏。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人大代表履职录

</